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碑四 釋教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唐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

功掾告于其祠幢葢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鬭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説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

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

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涖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龎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

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絶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肩不已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

曰大鑒寔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衮也懐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歳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後五百歳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

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痼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官巖院碑 明宋濂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于衆峯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巖從巖址斜入六百餘步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净始建院巖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兠率至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内會歲旱獨上絶頂祈請損身投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

山賜額為官巖云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戸輙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峯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巖腹而去周圜原野星羅棊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絶之地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碑五 道教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起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吴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徳貫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青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别就基搆栖集有

道多歷世年

茅山長沙館碑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凑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闤闠耿介之夫歘旌麾於門

齋銘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寔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弈代流

芳

桐栢山金庭館碑 沈約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棲洞室上賔羣帝睹靈岳之騤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騖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

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奥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寳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懸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纉歴復蒙縶維永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兹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栢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𥟖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兹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懐澤無不

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
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
興餐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
九丹而宴息乗鳧輕舉留舄忘歸以兹丹款表之玄
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
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𡺸屼三山璀璨日為
車馬芝成宫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

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
西遊漢濵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
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厎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興言
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孽漢分星臨雲置
墠駕岳開櫺磵塗蹇産林麓葱菁誰謂應遠神道微密
慶集宮闈祥流雩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
天無卒樂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
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

元年五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歴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塲凡三十七年元豐三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什八而太
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
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
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
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
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
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

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無為為宗以虚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

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鄉射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撿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

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心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邪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處州神仙宅碑 明宋濂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

虛觀之南一峯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抱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滙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真蓬壺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浴坐脫化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于眉巖下後有見于濤江之濱手攜一舄飄飄然遡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

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于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棋之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若蟠龍踞虎各搆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舄而山之景愈勝矣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修

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璠者乎道遇至人授以遊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叔者乎且琳宮祕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三人焉嗚呼塵坌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于廖葛疆陽之上耶惟適遇麗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徴 編

碑六 神廟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漢 撰人闕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

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歳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曰岳五歳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歳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訖今垣址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祀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輙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修廢起頓閔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祠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河陽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雝梁馮於
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
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
是秩是望侯惟安國秉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
德惟馨神歆其芳過禳凶札揫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

無疆

西嶽華山亭碑　唐　衛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已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齋華亭齋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齋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癉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于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謀圖

議繕故斷度搆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福
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
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
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
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
屑窣有聲神樂其靜脩暈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

繕舊堂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乂王庭為公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礫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産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别館也軒帝游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闕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

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肹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賚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朕學據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於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冬孟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床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使
縣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嶤嶤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菡
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
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艳石室仙
開海絶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峥嶸中土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高標嚇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

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有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玄宗御製張說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脽上祠者本魏地鄈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

斗絶景象相傳肹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兹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極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為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懐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

頓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所以貴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藳秸所以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為名

者邪於戲享於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為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専在求仙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三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崖有枯栢之材備幹革陰壑有堅剛之樸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郤南牧西踞於海北經於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礴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

在混元之中絶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屈秩莫漢攘疆土於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纉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貢玄化之紀息金革之墟蠢蠢蒸然萃於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于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宫勒金板將復義於郈嶽告成於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為師為旅貔虎者為妾為臣不在于巨靈乎其

封神爲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於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窣官庭晃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鐘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通帛熊蹯桂漿粢

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慾蛇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齊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睗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儆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賔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静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旌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

蠏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攺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念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倷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念八族用其才良而廪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愈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

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犄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犄赤白陊剥不治圖像之威黕昧就滅藩牧級吏庭木禿𣏌祈吔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躭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閧孫世世乡有惟臨兹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乡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敎盡惠廟民不主

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義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鳧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

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

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

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終南山祠堂碑 柳宗元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於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飭祀事攷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謩剏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愜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

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於胥徒黄髪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産財用興雲雨攷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顔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闗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産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咏焉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祀化荒

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
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安能發大號尊明靈非
我公勤神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旣備神
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
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
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脩飾穰祈禜雩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誥充大

厥守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
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
巍巍靈山興利産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於人永
宅厥靈弈弈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
勤禮道尋暢純精邑吏耆夫鮐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
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

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嚚上承輝光克艱以乂

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迈食于兹川古有常典
敺祓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躬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揆兹有初克
碩厥守唐命秩祀兹邑攸主毛牷既醽椒馨爰糈肹于
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熇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
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
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左右率從神

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滑滑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鴈門為大在周秦時與山戎林胡大牙其彊國家以文德柔惠而驅去之北跡距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于通都秩二千石者非休勲懿德則名王旄士乙亥歲今尚書隴西李公康

刺幷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聞于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南康以壯事老謀逮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官次察掾吏之勤惰次二日存問于里閭求人民之利病既三日徧祭于山川神祇葢無停陰蠻不輟聲于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嘷水旁注

雁門山前峙𥗊礴相抵為堆為阜𧈌薈柯條如虬如龍廣僅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回薄日月而避逃風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精決泄于此乎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戛若木稍扶桑畀大椿於漆園小蟠桃于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不同品矣按諸經紀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王厥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于枝威靈所憑别

白而在既偃頓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蹠為鳥勢形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張公白楊篇之辛章云欲識前王塔鞍處正北崮抽一小枝戶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之建中初吉公以萬年尉為黜陟判官至此為之歌序具載其事焉故迹彌顯高名益大為屏為圖播于海嵎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規相襲未甚弘麗簷牖東嚮椽欒內奧有禖蠱之氣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蘋蘩者惟邀福不惟嚮德猶此祀也不亦淒疑孝文於代乎

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于地因愀然而言曰於古有召公奭以區區陝服為周二伯行野聽訟憩於甘棠後之必思其人猶愛其樹其在詩曰勿剪勿代召伯所茇矧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德于後子孫俾不佞起家而王專城為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之使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褒于功烈而速其辠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改

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面衮服所以稱尊也兩楹阼階所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躭躭沈沈顯敞靚深不風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之孝于是乎舉不唯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擒耿光欲使異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樹之所由植廟之所由崇諗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之典化顧嘗客焉迨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

府相得最舊見繩為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宮之什銘曰

蔚彼白楊業生雁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巨柢交柯龍翔虎眠從古强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鞍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懐其恩爰有靈祠號為神明二扉不扃四簋不陳樵蘇所徃雉兎為鄰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猶思其人綿

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山立當宁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既嚴且尊允矣君子孰如其仁大椿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欲載其功莫先於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峻靈王廟碑 宋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慌忽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

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
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劒佩
之華終以忠遇戮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
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
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
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
別駕蘇軾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
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

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辭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宫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寳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遂𩵋龍鶢鶋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晱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

將濟貺粟喪𩲡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

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
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
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心清通
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歿愈雄
神雖無言我意同

東嶽廟碑 曾鞏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内乂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

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齋宮於南北郊以追述神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其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他殿若門若廊制度庳隘不足以稱雖有囿遊而無亭觀以待神御迺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曰太嶽為掖門二曰錫符錫羨直太嶽為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

一曰青陽素景魯詹中爲殿三曰嘉寧蕃祉儲祐旁爲殿堂二十有三爲碑樓四後爲殿亭五以臨池籞殿曰神遊飛觀列峙脩廊周施緫爲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竒用錢六千八百萬有竒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某爲之記臣某惶恐奉詔既書其本末迺拜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

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攷瑞必於泰山歲時巡狩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於詩書載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爲天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溥如此固非他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

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修飾禮樂懷柔百神而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芝仙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祗恪不懈益虔至於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事神為哉蓋出於已者盡

其宜施於人者盡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嚮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慈明格於上下薄海内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宫菲食以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胸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賔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宫以荅神

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
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
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
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
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增高
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罯風
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閣石閭

維神之居金篋玉策惟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神之力孰能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是崇孰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秉時治平槖弓朿矢奠枕於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諜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輿廟廷以荅神貺備物典冊往崇號謚楝宇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宫維今天子百常之觀

萬雉之墉㷭扆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
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
日新荒遐暴驁奔走來臣上帝所怙匪惟爾神俾壽而
臧俾昌而熾俾我子孫本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
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碑七 古賢

光武濟陽宮碑文 漢蔡邕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

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鄗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内乂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宫實始于此厥路貌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

可尚小臣河南尹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

赫矣天光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黄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玆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孫叔敖碑 胡鄉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絶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柰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因埋掩其刜母曰若無憂焉其隂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湶溉灌沃澤

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畢之利以慇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嚕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蛾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攺弊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别牝牡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庭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沒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絶絃辟

患害於無刑徹節高義敦良竒介自曹臧孤竹吴札子
罕之倫不能驂也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濁溷而澄清
處幽瞀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戯皇帝代同世世
為列姃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曽許千金貸吾孟
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
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
高歌曲曰貪吏而不可為而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

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亡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

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還長茂太守及期思縣宰
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
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祗肅神
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
鰥寡是矜杜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興
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
標記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
廿八日立

漢文翁祠堂碑　宋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絶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為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鬬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椎魚伐鼓嘯簫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貺已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湔祓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

後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文章倡張寛以博聞顯嚴
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旣詳初公
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
舍公像於中晩漢學焚有守曰高眹能興完之後人
又作眹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
饔醪薦之于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
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欵公祠至則區位湫偪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匆臨享其明
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作
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甓瓦
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簠簋果湆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罍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愿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顧自予而古無

俾㨂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汴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畀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嚴嚴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宼延

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傾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

屬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

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其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

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冦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猒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

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使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

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

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齪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

乎溥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抗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

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士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八